

首图讲坛·乡土课堂”十周年纪念文集

熟悉·陌生 北京城

首都图书馆 编



學苑出版社



熟悉·陌生
北京城

首都图书馆 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熟悉·陌生北京城：首图讲坛·乡土课堂十周年纪念文集 / 首都图书馆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77-4218-3

I. ①熟… II. ①首…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
IV. ①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932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21.7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前言

2003 年新年伊始，姚安女士以“北京祭坛”为题正式开启了“乡土课堂”的帷幕，荏苒年华，现已十载有余。十年里，“乡土课堂”奉行“弘扬北京历史文化，展现首都精神风采”的宗旨，每周六上午九点半与读者准时相约。十年里，300 多位专家学者登坛设讲，从名胜古迹到地理变迁，从地方艺术到民间风物，从城市规划到社会发展等多重维度为市民讲述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北京城。截至 2012 年年底，“乡土课堂”共连续举办 472 期，接待读者已逾 12 万人次。

在“乡土课堂”这个舞台上，专家们谈古论今、挥洒自如，从北京的鸟巢讲到永定门，从建城到建都，从帝王之家到胡同四合院，带领市民穿梭于古今之间，徜徉于北京的街头巷尾，陶醉于独特的京味文化之中，激发了人们对美丽北京的热爱。一名叫肖力的读者曾说“自从我听了‘乡土课堂’的讲座后，我越来越热爱北京，现在每次听课之后我都会做整理，然后以我的语言讲给我们社区的人听，我就是‘乡土课堂’的传递员。”其实像肖力这样的文化传递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把“乡土课堂”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对它高度信任和依恋。

“乡土课堂”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免费听讲的公益性质、重量级专家主讲的立足定位、细致严谨的组织策划，受到越来越多听众的热情称赞和媒

体的广泛关注，成为兼具科学与趣味的北京文化传播平台，成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桥梁，被媒体誉为“人文历史文化大餐”，并在全国的乡土教育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国内最具特色、最有活力，具备可持续发展力的优质讲座品牌。

为了纪念乡土课堂举办十周年，向公众推荐和提供更多优秀的讲座成果，我们以《熟悉·陌生——北京城》为题，精心撷取 20 场精彩讲座结集出版，本书从帝京气象、京城名胜、名人寻踪、京华风俗四个方面解密您熟悉的北京城背后的文化底蕴和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

“乡土课堂”期待您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参与。

目 录

帝都气象 /1

北京建城的传说 /2

辽金元定都北京及其城建规划 /17

魅力北京中轴线 /33

紫气贯京华——紫禁城风水 /53

西苑三海 /68

天坛祭天文化与中国古代天文科技 /87

京城名胜 /109

北京的文物古迹走廊 /110

京西古村落——深山中的瑰宝 /131

乾隆皇帝眼中的香山 /150

云居寺——寺经同辉的佛教圣地 /162

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 /179

名人寻踪 /193

慷慨悲歌与风流倜傥——北京历史人物探析 /194

热血千秋旷古奇才——记于谦与北京保卫战 /211

茅盾的文学与人生 /228

第三只眼看梅兰芳京剧艺术 /243

京华风俗 /261

近百年北京生活方式的变迁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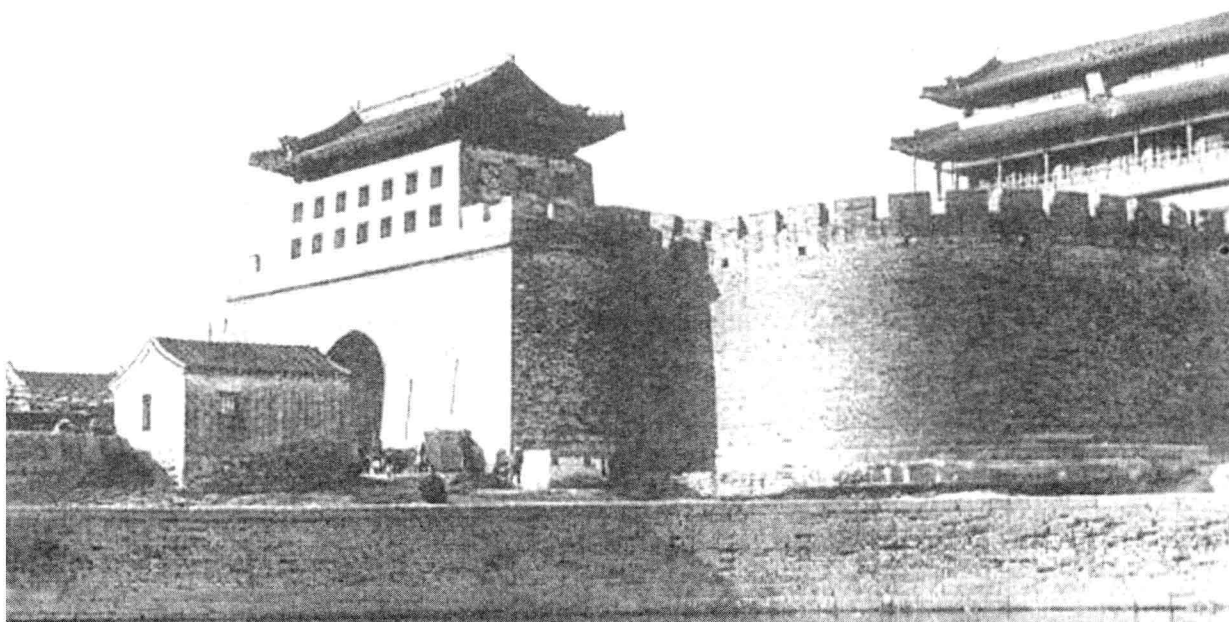
每次过节都是对民族之根的一次回忆 /283

大栅栏商业街的趣闻轶事 /295

寻找天桥 /309

妙峰山花会——民俗风情的奇葩 /322

帝都气象



北京建城的传说

刘铁梁

北师大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经典》《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等多部著作。民俗学学科的创建与实践，获教育部2001年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首先，阐释一下我关于“传说”的观点。一个地方社会的口头传说，是本地居民共享的一种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传统，作为地域共同体历史形成过程的一种象征性话语而得已流传。一个地方普通民众在交流中，流传着关于自己地方历史记忆的信息，这些信息被作为素材成为民众集体创作和传播的口头叙事作品，这就是民间传说。这样的传说往往传达出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自我认同感，即“地方感”。

有些传说，看似很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非常深厚。如“南蛮子盗宝”的传说。说一个“南蛮子”来到某地，发现了宝藏或宝贝，但他没有把这个

秘密告诉此地的主人，只是约好几天后再来。没想到的是，等他重返这里的时候，由于主人的无知，已经把宝藏或者宝贝无意中破坏了。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可是人们却都乐于去传说它，这里边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第一点，很多文人都爱说“我们这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老百姓则喜欢用另外的表达方式——以传说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意思，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更具体和丰富。第二点，这样的传说表现了在地域社会内外，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本地人在与外来人接触时，可能发生各种围绕物产、财富知识上的巨大差异。农耕社会中，人们不仅要在土地上辛勤耕作，还要通过赶集、出远门，来与其他地方的人进行物的交换，发现新的财富。第三点，这样的传说包含着某种特别的环境意识，即在某种看似寻常的自然环境中，其实蕴藏着给我们幸福的财富。但由于一时“不识庐山真面目”，极可能将这种财富破坏掉。

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把在老百姓中流传的传说当回事儿，没有去很好地研究它。这就是民俗学要做的工作，一定要把我们的集体记忆，特别是不同于正史记录的那些叙事，重新讲出来并且给予重新的理解。

北京建城的传说

北京的传说非常丰富，跟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密切相关。其中有一类传说特别有代表性，可以称它们为“北京建城的传说”，它们是以明代修建北京城、整治水患为主题的一系列神奇故事。它们互相独立又互相衔接，整体上构成了一部关于城市的长篇叙事“史诗”。

北京建城的传说，在元代就有了雏形。在建设元大都的时候，文献上记载，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协助忽必烈建北京城的刘秉忠。民间流传着“刘秉忠造八臂哪吒城”的传说。到了明代以后，这个传说中的“刘秉忠”被换成了“刘伯温”，成了“刘伯温造八臂哪吒城”。这个传说故事的定型，应该是在清末民初。据专家研究，清末民初之所以再次风行这个传说，跟当时排满、革命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流行着一本书，叫《烧饼歌》，据传是

刘伯温写的。刘伯温在民间被认为是能掐会算、能预断未来的人物。《烧饼歌》里边都是一些预言性的文字。这本当年在坊间流传的书，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图书馆查找到。

与烧饼歌一样具有神秘色彩的，是以“建八臂哪吒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北京建城的传说。这些故事既有它神秘的一面，也有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现实的一面。人们可以从这些传说故事中来挖掘、感受共同的历史情怀。

世代生活在北京的居民，不仅创造了这座伟大的城市，还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历史荣耀感和文化认同感。研究北京建城传说，可以从中感受到京城居民中由来已久的一种人文精神，这对今后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建设还具有精神提示的作用。

历代记录的关于北京建城的口头传说，最突出、最精彩的是以下这三个故事：“刘伯温造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和“什刹海的传说”。

“刘伯温造八臂哪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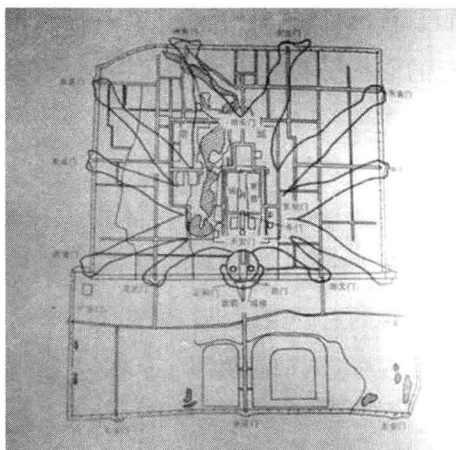
永乐皇帝，也就是朱棣，决定建造北京城，他命工部人员来执行。众官员都非常恐慌，不敢领下这个圣旨，因为这块地方是一片苦海幽州，有孽龙作怪，没人能降服。大军师刘伯温和二军师姚广孝自告奋勇，联手担当起建城之责。两位军师协商好，一个去东城，一个去西城，各想主意。十天以后再背对背，各自绘出建城的图纸。两个人在难定主意的时候，都遇见了一个穿红袄的小孩，小孩说“照着我画”。于是，他们都照红衣小孩的体型绘出了建城图。这个小孩不是别人，正是哪吒。

哪吒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佛经》里，在唐代，又出现了他的所谓父亲，即《西游记》小说里边读到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明代初年，哪吒的信仰在民间普遍流行。传说他能够降龙、治水。而哪吒之所以会出现在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中，我推测这正是反映出当时在建北京城的时候，治水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十天以后，两位军师背对背地画出了同样的城市规划图，都是“八臂哪



首都机场候机厅之哪吒闹海图



八臂哪吒城的想象图

吒城”。于是北京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里有个细节，刘伯温向姚广孝解释“八臂哪吒图”。这反映出民间的一种观点，认为刘伯温比姚广孝更接近皇权的正统性。因为姚广孝协助燕王朱棣搞兵变夺了皇位，多少有点不正统。但真实的情况是刘伯温根本就没来过北京，洪武八年就于南京去世了。姚广孝倒是真的在北京呆过，是一位僧人。再有，刘伯温的形象还跟另一类民间传言有关。当时蒙古人的某些口头传说中，也包括在一些手抄本当中，说朱棣的母亲是蒙古人。有部分历史学家也认为有这种可能性。跟这一点有关系，传说就把元代辅佐忽必烈建北京城的刘秉忠，影影绰绰地跟明代的刘伯温混为一谈了。

我们今天从地图上看北京城，就像一个倒立的哪吒，头朝下，两脚朝上。有六个臂膀。头、双脚和每一个臂膀都伸向一个城门。城墙的西北角，跟其他几个方向的墙角不一样，是一个斜边，看起来就像缺了一角。这就是现在从积水潭到西直门的二环路，是斜着的。故事中解释说这是由于刘伯温他们在画哪吒的时候，哪吒一侧肩上的披肩正巧被风吹起来，所以就画成了缺一角。此外，传说还把北京城中的街道、胡同想象成是哪吒身体里的内脏和大大小小的肋骨。

首都机场一号楼里边有一幅哪吒的壁画，运用了这个传说的创意。以哪吒的形象代表北京，欢迎四面八方的来客。

“高亮赶水”

元朝皇帝在北京，住的其实是苦海幽州。燕王扫北以后，这幽州的府邸被毁了，就剩下一片苦海。刘伯温要建北京城，就要制服盘踞在这苦海里边的龙王、龙母。因为它们俩不肯被建起来的北京城压在身上，要起来捣乱，就化成了一对老夫妇，用两只水篓装起全城的



高梁桥的老照片

井水，要推车带走。刘伯温选山东大汉高亮去追水，把水赶回来。北京过去送水的都是山东人，所以就想象有一位赶水的英雄也应该是山东人。刘伯温告诉他，在捅破水篓后，赶紧往回跑，不可以回头。高亮骑着马，出了西直门，追上了龙王、龙母，捅破了一只水篓，就往回跑，可是他没完全记住刘伯温叮嘱他的话，回头看了一下，结果被浪头卷走，牺牲了。

高亮被水卷走的地方，就是现在“高梁桥”，谐音“高亮”。可惜，高亮捅破的那只水篓，装的不是甜水，是咸水。另一只装甜水的水篓被龙王带到了玉泉山，所以北京人爱喝玉泉山的水，京城里边的水大多都是咸水井。

“高亮赶水”的故事是非常独特的，全国各地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还有赶水的传说，关于治水的故事大多都是求雨的传说，或者是排涝的传说，没听说水走了，还给追回来的，这是北京的治水传说特有的情节。

高梁桥现在已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与“高亮赶水”传说相关的地方还有北新桥、崇文门。高亮赶水以后，水是回来了，但是那龙王还不老实，刘伯温就把龙王捉住，放到井里边困起来，免得它再出来作乱。困住它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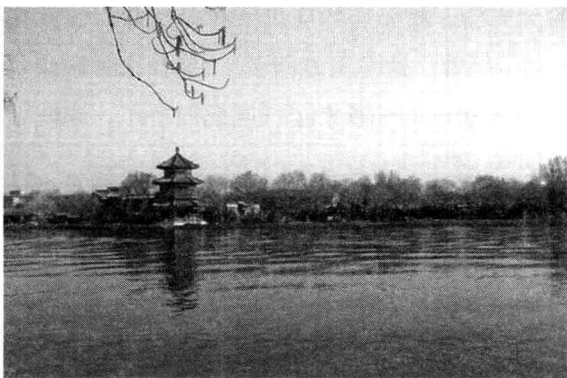
方就在北新桥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精忠庙。精忠庙的庙里头有一口井，井就在房子里头，在岳王爷神像的屁股底下坐着。这龙王就问：“你什么时候让我出来啊？”刘伯温说：“什么时候北新桥不叫北新桥了，叫北旧桥了，你就可以出来了。”

还有一个说法，说龙王被困在崇文门的井里了。刘伯温跟龙王说：“什么时候崇文门不打钟了，也打鐃了，你再出来吧。”过去北京城是“九门八鐃一口钟”，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上都悬着一个鐃，只有崇文门悬的是一口钟。为不跟钟鼓楼的钟弄混，其他八个城门都挂鐃，只有崇文门挂钟。因为，崇文门一是离钟鼓楼比较远；二是崇文门是税门。过去做买卖的人都得从这儿进北京来做生意，在这儿缴税，等在城门外的人们一听到钟声，就知道可以进城了。

“什刹海的传说”

修北京城是需要资金的，需要财政的支持。这个传说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眼看北京城的建设就要动工了，可是银子还没有凑够。刘伯温听说北京有个活财神，名叫沈万三，就命令手下的人四处找他。手下的人在鼓楼一带看见一个穷要饭的，上前一问，正是沈万三。可是沈万三他不肯承认自己有钱。刘伯温就叫手下的人痛打沈万三，沈万三只好带人找银子，边走边挨打，走到后门桥那儿实在受不了，只好一跺脚说了句：“就在这儿！”于是就真在这儿挖出了一窖银子。一窖银子不够，刘伯温又不断地痛打沈万三，结果他一共跺了十回脚，在这个地方挖了十窖银子，这个地方叫“十窖海”，后来念白了，就叫“什刹海”。

有人可能会说：“这说法不对，什刹海是因为有十个庙，才叫什刹海。”但是民间传说的艺术想象，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去批评。这里包含了对财富与城市关系的一种理念。人们在讲传说故事的时候，通过互相纠正来琢磨传说的滋味，这是民间传说的一个传播特点。本来，沈万三在南京是一个巨富，他怎么会跑到北京来当穷要饭的呢？在修北京城的时候，明王朱棣从南



今日什刹海

方调来了大批军士，还有一些商人、富户。没有这些人的到来，北京是修不起来的，但是民间总是愿意把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想象得非常奇特。北京建城的传说当中，各个故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联系，人们给自己的城市注入了神奇和非凡的

力量，将北京城的诞生看做是一个人间奇迹。

除了以上三个传说外，北京建城还有很多故事。

有一类是北京建城选址的故事。流传最广的是射箭选址。燕王向北射去一箭，箭头落到了大兴，但是当地的富户不同意在那里建北京，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土地，于是给刘伯温一些银子，请他另外选址，同时也提出要求，得在北京城修好了以后，让他们的孩子到城里去当“龙子”。后来还真在北京城里将大兴的九个男孩子封为九个龙子，也就是宫殿屋脊上、台阶栏杆上的那些神兽，都是龙的化身。

在河北很多农村，都有燕王扫北和射箭选址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说那支射出的箭最先是落在自己的地方，但由于他们那儿已经有了神灵所在的庙宇或者是有人出难题，所以才又将箭头射到了北京。这些传说都是把自己这个地方跟伟大的北京和神圣的皇权联系到一起。射箭选址的传说可能与蒙古人用射箭来选择草场的习俗有关系。

建设北京城的系列传说中还有一类，是“赶石”的传说。建北京得有材料，特别是石材，北京房山区有一个大石窝村，北京城的汉白玉都是从那儿运过来的。怎么运呢？像赶牲口一样，把这些石料赶到北京来，就是说这些石料都是有灵性的。北京流传有一句民谣叫“大青不动，二青摇，三青落在卢沟桥。”说的是要从大石窝赶来三块大青石修北京城。但是这三石头兄弟商

量好了：坚决不动窝！刘伯温拿鞭子就抽这三块大石头，最大的那块，叫“大青”，它忍着疼，丝毫不动，没有离开石窝；二青稍微摇晃了一下，离开了石窝；三青受不了鞭子的抽打，被赶走了，赶到了卢沟桥那儿，被绊住了，趁势也就不往前走了。所以说是“大青不动，二青摇，三青落在卢沟桥。”类似的还有“西便群羊”的传说，是说西便门外有一群石羊，因为它们磨蹭，没有在鸡叫之前被赶进城，就留在了那里。

此外，鲁班在建北京的传说里面是个重要人物。有个修白塔的传说，说白塔裂了，石匠们不知道怎么修，十分发愁，有一天，来了一位老人，是个铜锅铜碗的手艺人，他吆喝：“铜家伙喽！”于是工匠们一下子豁然开朗，要用铜锅铜碗的办法，用大铁铜子来铜铸开裂的白塔。后来工匠们意识到，这个铜锅铜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班。故宫角楼也有类似的传说。鲁班扮成卖蝈蝈的，他的蝈蝈笼子启迪了匠师们，造好了故宫角楼。跟工匠相关的，还有“铸钟娘娘的传说”。鼓楼西大街有一个铸钟厂胡同，相传就是铸钟楼大钟的铸钟厂。一开始，那口钟怎么也铸不成，后来是一位铸钟师傅的女儿，当了牺牲品，跳进滚烫的炉子里边，才铸成大钟。这蕴涵了一个古老的信念：人要有牺牲，有奉献，才能够浇铸成有灵气的、有生命力的大型铸品。

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传说虽然不是历史的事实，但却是老百姓精神的实证。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故事来支撑我们对家乡的感情，大家要从精神的层面来理解这些传说。

北京建城传说与北京人精神生活史的关系

某个地域社会的全体人民，怎样在生活中形成了共同拥有的精神文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对此地“精神生活史”的研究。北京人有怎样的精神生活史，是大家讨论研究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传说故事，它们的意义不只是说着好听，听着好玩，有娱乐性，更是认识北京人的精神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几百年来，一代一代的北京人为什么始终围绕着这些基本故事情节，不断地讲述着当初怎样建起北京城的传说，不断交流

着这种想象的记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几点认识：

第一，口头文学是依靠着整个社会而不是某几个“传承人”得以传承发展。“口头文学”或者说“民间文学”是指我们老百姓随时可以交谈的那些口头作品。其中有许多传说故事在一个社会范围里被长久地传承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类口头传说一样。但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并不一定都像说书人那样，成篇大套地说故事，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在闲暇当中随意地说起很多故事。也就是你讲几句我讲几句，互相呼应着、争论着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讲故事的本领比较突出，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但是像一些比较流行的故事能够真正地传承下来，归根结底是要依靠一个比较广大的人群和社会。所以，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的看法，他们说要保护民间文学，就要保护所谓的故事传承人，他们以为只要找上几个会讲故事的人，再让他们没完没了地讲故事，这样就能够保护住传统的民间故事了。我对此大有疑问，因为即使有人很会讲故事，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听这些故事，没有人跟他去对话，实际上也构不成传承故事的条件。故事在生活中的传承有许许多多的方式，除了三三两两的交谈之外，听戏、看图画，现在的读书、看电视等，都是故事传承的途径，甚至比听某人讲某个故事还重要，关键是人们有没有兴趣接受这些故事，愿意传播这些故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当中，过分地强调传承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传说故事在内的一些民俗文化现象，都是由我们整个社会来集体传承的，不是由哪几个人来传承的。如果只是找到了几个传承人，就以为文化可以传承下去了，那很可能反而会削弱文化传承的力量。

第二，民间传说与历史史实的关系。虽然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传说不等于历史的真实记录，不等于“信史”，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它是记录下了老百姓心态的历史，可以叫做“心史”。“五四”时期，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率先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他认为很多民间传说，本身就具有史料的价值，这样的眼光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没有的。一般的历史学家只注意考证帝王将相的历史，